

燕武侠小说专辑

龙飞燕

中

南宮燕

青海人民出版社

龙飞燕

二

南宫燕武侠小说专辑

青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丁 明

封面设计:郭羽峰

龙 飞 燕

南宫燕 著

出 版: 青海人民出版社(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发 行: 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3426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省长沙市东风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24

字 数: 530 千字

插 页: 4

版 次: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套

书 号: ISBN7-225-01400-5/I·306

定 价: (上、中、下)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

第六章 雷音神掌

船行三日，三日中南宫江甚少言语，晚上入舱歇息，白天便坐在船头望着流水呆呆发愣。

这天船至北姑射山靠岸，丁公寄、杨若梅、香草、随着杨绿绿、南宫江下了船，只见船离岸更行时，蒲松在船头与丁公寄挥手而别。

但见杨若梅带着香草也跟着下船，杨绿绿芳心很不高兴，问道：“姨母要到哪里啊？”

杨若梅心想：“你这不是明知故问，我在北姑射下船，不去你家做什么？”知她不欢迎自己带着徒儿去，淡然道：“我去妹妹坟前祭拜。”

来到墓室前，只见墓门未闭，众人各怀不同的心情走下墓里去，小月一人正在墓内祭奠，听见有人，回头望去。

那杨若萍的棺前满陈祭品，杨绿绿想起今天是母亲的忌辰，不禁心中一痛，扑倒棺前。

丁公寄神情木然的走至棺房，此时他眼眶内又涌现出泪光，只听小月怒道：“丁公寄，谁叫你来的！”

丁公寄苦笑道：“我，我来不得么？……”

小月怒氣騰騰道：“自然來不得，我主母生前討厭你，死后更不希望你來她靈前侮辱她！”

丁公寄訕訕道：“我，我怀着虔敬之心來祭拜她，哪有半點侮辱你主母的意思……”

小月絲毫不給顏色道：“誰稀罕你來祭拜，快出去！”

楊綠綠料不到小月看到丁公寄會氣成這樣，忙道：“小月，是我答應丁伯伯來的。”

小月‘哦’了一聲，冷笑道：“丁公寄，既是小姐答應你來我沒話說，可是，你說來祭拜，快跟我主母磕幾個頭吧！”

丁公寄道：“這，這怎麼可以，我是你家小姐的伯伯，豈，豈能給你主母磕頭……”

‘祭拜’本是客氣話，平輩與平輩間決沒有磕頭而拜的道理。

小月怒道：“你磕不磕，不磕就出去！”

丁公寄想在楊若萍棺旁多呆一刻，竟真的走到棺前，欲待下拜。

楊綠綠不等他拜下，忙跪下回禮道：“丁伯伯大禮請免！”

丁公寄乘勢收禮，退到棺旁。

小月向他冷笑道：“便宜了你！”

楊若梅好生奇怪丁公寄怎會容忍小月的侮辱，動念間只見小月轉向自己道：“你來做什么！”

杨若梅道：“这是我妹妹的墓，我也来不得么？”

小月到底是婢奴的身份，虽然她等于和杨若萍是师姐妹，也不敢言词上过于得罪名份上为主母的姐姐，冷冷道：“你多少年不来了，今天来做什么？”

杨若梅道：“我带我徒儿来祭祀。”

说着，向香草道：“你去磕几个头吧！”

香草遵命拜了几拜，南宫江不等小月来问自己，抢上去，磕上几个头。

小月一旁冷笑道：“多磕几个，你父亲死得早不能来磕头，做儿子的就代他多磕几个！”

南宫江跪着道：“杨前辈，我与令媛成了婚，不知您地下之灵高不高兴？”

他见小月对丁公寄与杨若梅都表现得无礼，自己是她要杀之人，想问她什么必遭白眼，所以不去问她，这样跪着自言自语。

只听小月吃惊道：“什么？小姐！你，你，当真与这小子成了婚？”

杨绿绿紧张的点了点头。

小月道：“不行，不行！”

杨绿绿更显紧张的问道：“为什么不行！”

小月摇头道：“他是南宫东方的儿子啊，你怎么能和南宫东方的儿子成婚？”

杨绿绿芳心一沉，听她话意只当小月也知道自己是南宫

东方的女儿，所以不能和实为兄长的南宫江结婚。

小月又道：“小姐啊，世上什么人都能嫁，南宫家的子弟决定不能嫁，莫看他仪表堂堂，还真不如嫁给赶猪赶牛的人！”

她这一言还正巧，南宫江不就是赶猪的人？

杨绿绿听得芳心一喜，只因照小月的话意听来，南宫江是南宫家子弟所以不能嫁，并非是自己的兄长而不能嫁。

她为要更进一步证实，问道：“小月你可知家父是谁？”

小月道：“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问题？”

杨绿绿幽幽叹道：“我从小无忧无虑的长大，从来没想问你家父是谁，然则为人不能无父，我，我父亲到底是谁？”

小月蛾眉微蹙道：“小姐，你这一问，叫我如何回答？”

丁公寄突然颤声道：“小月，你家小姐是不是南宫东方的女儿？……”

小月摇头道：“不是！”

丁公寄道：“那，那……”

小月怒叱道：“闭住你的嘴！”

杨若梅道：“绿绿当真不是南宫东方的女儿么？”

小月又摇头道：“不是！”

杨若梅道：“你能确定么？须知这非儿戏，绿绿若是南宫东方的女儿，她与南宫江的婚姻便绝对不能成立！”

小月道：“我说不是就不是，可是，无论怎样我家小姐不能与那南宫家小贼厮守一生！”

杨绿绿道：“但，但……”

小月道：“你就是和他成了婚，仍属无效！”

转而柔声道：“小姐，你莫怪我说话如此强硬，你六岁丧母，一直由我抚养长大，我视你如同自己的女儿，可处处为着你好而打算，你与南宫江的婚姻决定不能算数，难道你忘了你母亲多么仇恨南宫家之家人么？”

南宫江又自言自语道：“杨前辈，我与令媛阴差阳错成了婚，但若您不高兴，自属无效，今天晚辈到您棺前来祭祀，您地下有灵。晚辈有一事请问，您再怎么仇恨我南宫家，万万不该杀我南宫家百口泄恨啊！”

小月怒道：“好小贼，来这里探听讯息么，告诉你，你南宫家百口就算主母同我一起杀害的，又怎么样！”

杨绿绿急叫道：“不！不是！”

南宫江一声长笑，起立怒视小月道：“冤有头，债有主，你既是凶手之一，南宫家还剩我南宫江，请将我也杀了吧！”

小月冷笑道：“你是向我叫阵么”

南宫江凝功运气道：“正是！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杨绿绿尖叫道：“小江！你真要拼命和我拼！”

南宫江摇头道：“不！令堂杀我南宫家百口，你还是婴儿，罪不及你，我只要找当时行凶者理论！”

杨绿绿流着眼泪道：“你不想想，小月说的是赌气话？”

南宫江道：“令堂在我家铁门留下‘鸡犬不留’却是事实！”

杨绿绿道：“可是你再想想，我母亲与小月是否有能力杀害你们家百口？你不见地上这篇南宫家武学么？我记得小月曾经跟我说过，这是令尊留下示威的，我母亲至死思不出这篇武学的破解法！”

小月道：“何必跟他解释，主母生前恨不得杀死他，今天他来这里正好，上次未将他活祭成，这次再看谁来救他！”

杨若梅道：“上次是我将他救去，我心中默认他是我未来的徒婿，他若不是你的敌手，这次我仍要出手援救！”

小月冷笑道：“南宫东方生前不理你，他死后，你就打他儿子的主意么？”

杨若梅怒道：“你说什么？”

小月道：“我说你想人家老子想疯了，如今叫他做徒婿，每天看看心里也觉舒服。”

杨若梅道：“这又有什么不对！”

小月道：“哪有什么不对，你爱将花容月貌的徒儿送给他，谁人阻拦得了，但你可知，你心中爱慕的南宫东方，实是卑鄙齷齪的小人么？”

杨若梅道：“南宫东方哪个地方对你不起，他死后你这样骂他？”

小月道：“我可不认识那种齷齪的人，只怪主母倒霉认识了他！”

南宫江怒道：“你一再辱及先父什么意思！”

小月不理南宫江，续向杨若梅道：“主母死前对我说，

可怜我姐姐迄今还念念不忘南宫东方，却不知南宫东方是个毫不值得爱慕的男人！”

“但她又不愿将那件往事说与你听，只因一则那是件难于启齿的往事，二则她见你爱慕南宫东方已深，说与你听，只当有意破坏南宫东方的名誉，所以一直没同你说！”

杨若梅好奇的问道：“到底是什么事情？”

小月道：“今天绿绿问我她父亲是谁，这迟早要告诉她，在未告诉她父亲是谁前，我把那件往事说出，好教你们知道南宫东方是个绝情绝义的人，有其父必有其子，他那儿子绝非终身可靠的男人！”

南宫江听得一肚子气，但不便发作。

小月道：“南宫东方生来用情不专，那也罢了，记得他与另一女子成婚时，我主母暗自哭泣了一天一夜。”

杨若梅心道：“我又何尝不是伤心不已！”

原来南宫东方是世家之子，生性风流，识杨若梅、杨若萍姐妹于先，后来却与南宫江的母亲结婚，害得杨若梅、杨若萍，一住南姑射，一住北姑射，各处一方，苦苦思念不已。

杨若梅更将南姑射布置得如同姑射山一般，假想自己住在姑射山南宫家之中，发誓终身不嫁。

香草就因师父为了南宫东方，孤苦一生，以为南宫东方生前对不起师父，所以见南宫江来到，骗他至北姑射送死，替师父出口气。

却哪知杨若梅口中虽说恨南宫东方，心中仍是念念不忘，她不怪南宫东方用情不专，而只怪自己蒲柳之姿吸引不了南宫东方，见到南宫江酷似南宫东方，起了另一种爱念，只盼他能娶香草，随同香草日日伴在自己身旁。

在章村，杨若梅第一眼见到南宫江，就有意带他回南姑射认识香草，使他们日久生情结成夫妻。

第二次杨若梅将南宫江从北姑射救回，命香草服侍，香草知道师父的意思才不避嫌疑的喂南宫江。

迄至如今，南宫东方死了这多年，杨若梅难忘南宫东方对自己风流体贴，其实南宫东方对任何女人都是如此。

小月道：“我主母虽然伤心难过，却不能深怪南宫东方移情别恋，从那时起南宫东方没再来北姑射过，本来无事，忽于一年后的一天，他又来到北姑射山。

“他一来到就哀求主母想法救他一命，原来他身中巨毒，连他南宫家的百清丸都解不了毒，知道主母认识一位神医，请主母带他去求治。

“主母鉴于往日情份，虽知那位神医脾气古怪，轻易不救人，还是带了他去。

“到得神医住处，那神医一口回绝，说就是破例救人，也不救南宫东方。

“主母不惜向那神医跪地相求，那神医答是答应了，却提出一个苛刻的条件。”

说到这里，冷瞧了丁公寄一眼。

杨若梅略略猜到以后发展，心想：“丁公寄苦恋若萍，那条件准是要若萍以身相许！”

丁公寄不止苦恋杨若萍，也甚爱杨若梅，但她姐妹俩偏偏都爱上南宫东方，丁公寄心中恨透了南宫东方。

南宫东方知道自己去求丁公寄疗毒，势比登天还难，为了活命求杨若萍带去，只当杨若萍去相求，丁公寄一定会答应，却哪知丁公寄乘机出了一道难题。

小月道：“那神医卑鄙无耻的要求主母献身后，才肯疗治南宫东方，但更卑鄙的南宫东方竟也要主母答应！”

南宫江听得脸色苍白，只觉得真是如此，自己父亲的为人，不足一道；却见他一声不响的听下去。

他要听个明白，可是那要很大的勇气才能听下去。

小月眼睛直视着石棺前‘杨若萍’三字，又道：“我主母本不答应，然经不住南宫东方的花言巧语，苦苦哀求，忍痛牺牲了自己。”

“她只当南宫东方花言巧语是真，说什么毒伤治好，纳她为妾，可怜她痴恋南宫东方，认为南宫东方既答应娶她为妾，也算完成自己的终身大事，为救夫婿一命，顾不得献身给那素所不喜的神医。

“但那忘恩负义的南宫东方毒伤治好，回到姑射山之后，浑然忘了所许下的诺言，根本不来北姑射山见我主母一面。

“数月后，主母命我到姑射山千方百计的请求南宫东方大驾，问他还守不守信诺，南宫东方推说他妻子不答应他纳

妾。

“我主母自然不信，带他到这墓室中说，我做了这两口棺材，雕好咱们的名字，咱们既不能结为夫妻，一起死吧！”

“那南宫东方贪生怕死，岂会陪我主母死去；狠心说：‘要死你一人死，我没兴趣陪位不干不净的女人同死’！”

“我主母听得伤心欲绝，没想到此时他会嫌恶自己是个失身女子，更且怀了身孕！”

“那狠毒的南宫东方也不想想，我主母是为了谁而失身的，他岂能说出那种没有心肝的话来！”

“我主母身子不便，不能与那狠毒之人拼命，咬牙切齿道：‘今日你不陪我一死，终有一天我要你南官家百口之命’！”

“这本是一时气话，哪想到南宫东方挥刀在这棺前写下一篇艰深武学，冷笑道：有朝一日，你自忖破得了这篇武学，再来要我南官家百口之命！”

“我主母见他薄情到如此程度，当场昏绝。”

小月说到这里，转眼瞧着南宫江冷笑道：“我说了令尊这么多坏话，怎么不替令尊争辩！”

此时丁公寄、杨若梅、杨绿绿、香草齐向南宫江望来。

南宫江只觉这些眼光中，无一不存着鄙视的成份在内，使得自己大有无地自容的感觉。

但他没有逃奔出墓室，抬头道：“以后呢？”

小月道：“以后我主母生下那神医的女儿。”

杨绿绿茫茫然道：“那神医是谁？”

小月望着丁公寄冷笑道：“还有谁，便是你的丁伯伯！”

杨绿绿喃喃说道：“难怪母亲叫我永远不要忘记丁伯伯的名字，原来，原来……”

丁公寄老泪纵横道：“绿绿，你，你认不认我这爹爹？”

杨绿绿哽咽道：“我不知道，我，我不知道……”

霍然伏身她母亲棺上，肩头抽搐不已。

丁公寄想法抚慰自己的女儿，却又不敢碰她。

南宫江以为他们都瞧自己不起，厚着脸皮呆在原地，问道：“以后杨前辈就去姑射山杀我南宫家百口么？”

小月冷笑道：“南宫东方以为那篇武学能吓住我主母，我主母岂是怕恶之人，满月后上姑射山，在他南宫家大门上留下‘鸡犬不留’八字，告诉南宫东方依照我主母行事的习惯，三天后再来杀绝姑射南宫家所有活口！”

杨若梅摇头道：“若萍意气用事，她哪是南宫东方的敌手！”

小月道：“三天后，我同主母再上姑射山，心想：明知不是南宫东方敌手，这口气却一定要出！”

“那天上午咱们从姑射后山上岸，只见两条人影向岸边奔去，主母识得他两人，乃南宫家忠仆，一名南宫轴，一名南宫秋，而在南宫秋手中抱着周岁不到的南宫东方之子。

“他们看到主母，显知主母来意不善，掉头朝另一方向奔去，主母不容他们逃走，追上南宫秋抓住他的肩头，南宫

秋用力挣扎，主母失手撕下他的衣服，南宫秋只当逃不掉了，那知主母看他精赤上身，犯了毛病，双手掩面，不敢再追。

“我被南宫轴绊住，结果虽然南宫轴打成重伤，戮瞎他的眼睛，却被南宫秋驾舟逃去。

“等咱们进入姑射山南宫家三才非阵，只见南宫家一片火光，屋宅四周遍地都是一滩滩黄水，只剩下每人的衣物。

“下手之人显然是用化骨散，化掉南宫家百口之尸，我心想：恶人有恶报，用不着咱们来杀，已经有人先咱们一步来索恶人之命了。

“那想到我主母口上说得硬，及见南宫东方的衣物，突然悲泣起来，唉，南宫东方对她无情无义，她还是忘不了他，捧回他的衣服，葬在这墓室他的石棺内！

“可恨的是南宫东方那位酸秀才弟弟，他妹妹来查问当日她南宫家遇害的经过，已不客气，好不容易向她说明，她总算了解主母不是凶手，但南宫东方弟弟来时，一口咬定主母是凶手！

他说了一大堆肮脏话，骂主母不要脸勾引外敌，毁他南宫家，我一气下要他性命，主母念他是位年轻无知的文弱书生，不叫我杀他。

“他还含恨而去，说要索还这笔血债，我便向主母说，咱们既然蒙上罪名，索性杀他南宫家几人。

“主母被骂的气在心头，却硬不准我追杀他，但从此气

得一病不起，终年沉痾床上，在绿绿六岁时，忧郁病故。”

南宫江突然又朝杨若萍石棺磕了三个头，只听小月道：“好啦，你替令尊谢了罪，再来领死！”

说着一掌劈出。

杨若梅即忙出手阻拦。

小月怒道：“怎么，你还想要他做你徒婿么？”

杨若梅叹道：“你为何杀他？”

小月道：“我主母死在他南宫家忘恩负义之人的手里，如果不杀一个南宫家之人，我心有不甘！”

杨若梅道：“他也蛮可怜的，从小失了父母，南宫秋又对他不好，上人的罪过，不能让他来承受！”

南宫江抱了抱拳，道声：“告辞了！”疾步而出。

香草叫道：“你到哪里去？”

南宫江也不答理，心想：他们都瞧不起我，快快走吧！

杨绿绿明知南宫江走了，伏在棺上没有作一声。

※※ ※※ ※※

南宫江进阵时记下走法，孤零零一人走出水仙花阵，大步下山。

只觉天下虽大，茫无所从，走着，走着，忽听身后一人道：“跟我走吧！”

南宫江大骇回头，见是‘白眉公’蒲松，问道：“为什么跟你走？”

蒲松笑道：“你不跟我走不行啊！”

南宫江道：“您老是武林老前辈，说话不能不算数。”

蒲松道：“我说话什么地方不算数了？”

南宫江道：“你既答应丁前辈放我，现在为何强迫我跟你同行？”

蒲松微笑道：“我看在丁公寄曾救我女儿一命上答应放你，可没答应不再捉你。”

南宫江道：“这么说来，我不跟你走，你就要捉我啰？”

蒲松道：“自然，可是将你挟着而行，我不方便，你也不舒服，还是乖乖跟我走的好！”

南宫江叹道：“我武功远非你的敌手！”

蒲松哈哈笑道：“小子倒有自知之明，那就走吧！”

说完，当先走去。

南宫江心想：“目下不跟他走不行，也罢，我身无分文，寸步难行，又无去处，跟着他走就是。”

他也不管蒲松一年后要杀他，走一步是一步，到时蒲松真要杀，能反抗就反抗，不能反抗引头就戮，一死了之。

他小小年纪对人生的看法已甚暗淡，自认为活在世上没有多大意思，这因小月所述，寒透了他的心。

心想：“依小月所说，父亲显非正人君子；姑母更非好人，叔叔呢，他怕蒲松到那种程度，大概也做了亏心事；我南宫家没有一个人好人，看来我南宫江也是天生的坏种，人家要杀我，就让他杀吧！”

他妄自菲薄，不把自己的性命当回事，凡事也就了无所